



後漢國生歌詞



五字每田舍在十字

水中教年在石

中汲土到水底及

三教書陰是道人
外皆世益也獨生
負花癡 且皆
少中及口道平

明長髮 獨花種
之氣風霞 度精
沐家 侯白眉
人多帶 樵花屋

安乃乃花帶驛
了星耳 幽長世
子順新 氣史傳示
子好而 不憂之 多友

傳曰子先之 其
不與灌園史教
卷法古人 難了
多與 卷書 種梅 書

豈傳讀此者老
於花中所以長世
氣香疎澹澆
植清香法度所以

徑世謝即如澹
子所以遊世所以
也但曰可飛而
此語此味身如何

陳從儒



有解熱石少志
樂者推收氣必
有早寐而不及
膏老萊偏牙販

是山有花木而不
能專志毒人之事
人是也古之
獨由朋家無性

在業在在松茶

田里種者之知也

彼好種植於手接

花不以此自之性生

不子の口而強也強
強授以花史將觀
然擲而令之
羊性也而後將為

以作四也
以少年而釋
以園之書
以去者
以為老圃
老男
以為此古
負其者

法名獲石即華

人耳 四可善白

和印留各請和与

偃藤林唱諒千水花

開花落海与千与

年無二卷表与

梅河之矣 陸詒二十

一史史在 灌園果

是言

中五也眉道人陳從
儒又次



凡例十二則

一曰纂編祇及韻事如投桃懷橘稚子能
言所桂夔桐老儒共識寧為漏萬何得
妄參

一曰裁用雖掇短章然洛苑花神偏稱雜
俎巴邛橘叟不礙清談縱匪要言毋嫌
竟聽

一曰部系分括古今庶幽谷難窮足徵文
獻名花易老得按典刑置之右隅用作
左券

一曰袁銓悉按世次故山中隱逸事將王
侯方外逃禪類同仕女旣叨花史竊比
編年

一曰考證務遵善本若風飄桐葉兼按韻
書雪醜桃花半增月令如有獨得亦附
左方

一曰闕疑姑畧偏卉若土芝拜納復止躄
鴟錦帶作羨誤疑吐綬祇憑道聽孰若
井觀

一曰附載欲易較查故唐棣異支派宗緣
李斷腸別種名次海棠凡屬絲連何煩

縷悉

一曰補遺偶書續得若牙籤萬軸目力何
堪玉屑千言舌根難盡徒窺半豹深愧
全牛

一曰品題聊抒鄙見彼花名菊婢風度偏
妍果號枝奴聲名不減旣慚月旦安語
陽秋

一曰栽培間參古法雖月團就碾未便今
時雪瓣苦寒難移北地寧當玉抵勿作
瓦全

一曰校讐徧敦名士益誼同牛耳堅白莫
容才具鳳毛雌黃不愧凡有燕石悉屬
郢斤

一曰鏤刻取便臨披恐字格么麼難供鉛

灌園史 月例 三
槩簡編汗漫不便巾箱爰作大書仍裝
小本

灌園史

華亭眉公陳繼儒仲醇父刪定
秀水綠天陳詩教四可父編著
余苦愁病多妨花眼因集古韻事如聚
芳圖例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
人不見我耳紀古戲

五帝

赤將子舉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
西王母居龍月城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
黃中李一二百枚遞分勝負

偓佺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行逐走馬

三代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李葩
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

問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寇先者宋人好種荔枝食其葩實

段干木請客供厨惟滹筍曰家貧山居惟
筍一味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
下客食菜

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

漢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賈默禱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靈報使還遂出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

高后時朱仲獻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里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西漢曹元理明算術嘗過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柰何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柸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

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奉黃金百斤爲買笑錢。薔薇名賣笑花自此始。

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莫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百花之舞。

按漢宮人麗娟。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

按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

周黨見閔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後漢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十年。

漢時有徐登。趙炳者。俱有僊術。一日相遇。

各試其術。炳能禁水使不流。登噴酒着樹輒成花。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荅曰。吾欲汝知心內苦。

三國

李意其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床。簣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輓轆欺我如此。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熳。值諸公子

延賞久之方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歌行。

魏鄭公慤避暑歷城，取大蓮葉貯酒，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喻之，各爲碧筍。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是言勝中。

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闔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葛玄有異術，嘗冬日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

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投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

灌園史 古屬前 九
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

潘岳美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皆連手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出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去。

山濤治郫時。剝大竹釀醪。釀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外。

張牧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

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旣得。惟笑而已。

按嶠諸弟。往園中食李。皆計核。責錢。則儉嗇可知。又王戎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阮宣仲家貧。春日粥筍。充觴酌。截竹爲甕。用充盛。置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欲合二物。常相並耳。

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剪梅若生。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武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株桃樹。花葉灼耀。宣嘆美之。卽便大怒。使婢取刀。

海園史 古處前
斫樹摧殘其花。

李衡爲丹陽太守。遣人於龍陽洲作宅。種柑千樹。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日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

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器。從獄牖中飛出。

元帝時。臨池觀竹。旣枯。后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啖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愷之引葉蔽已。玄佯昧焉。愷之珍之。人謂愷之癡絕。

謝長裾見鳳僊花。謂侍兒曰。吾愛其名也。因命進汜葉公金膏。以麈尾梢染膏酒之。折一朵插倒影三山環側。明年此花者。名倒影花。

晉僧法潛隱剡山。或問勝友爲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

按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與此同。

楊隱之女。有僊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燃作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蔥。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蓐羹。但未下鹽豉耳。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荅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南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

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俟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江東所無。君何僅比黃柑。

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旣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

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我素業。

王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張廌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又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王已知子猷當往。乃酒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王已失望。猶冀還當通。

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戴顓春遊，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孫德璉鎮郢州，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

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郭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其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荅下官。雖生水鄉，

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按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

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漁人姓黃

各道真緣

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

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

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

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百步。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

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

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

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灌園史 古庸前 五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晉陶潛愛菊。嘗對花命酒獨酌。吟賞終日。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

曜日。

臨安有裴氏姥。採衆花釀酒。貧士則施與之。

宗測樂閒靜。好松竹。常見日篩竹影上牕。以筆備描之。

宗測春游山谷間。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

多效之。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笑咏自得。至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屏至門。方知是袁尹。

南北朝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尊羨及還北地。

瑯琊王

肅

三

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
曰。茗。不。堪。與。酪。爲。奴。

按。王。肅。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漏。卮。

平。安。王。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危。
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
銅。甕。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
若。使。阿。姨。獲。祐。願。花。竟。齋。如。故。七。日。齋。

畢。花。更。鮮。紅。看。視。甕。中。稍。有。根。鬚。阮。病。
尋。差。世。稱。其。孝。感。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上。人。於。
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
何。言。茶。茗。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
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

去。宮中效之。作梅花粧。

沈道虔有盜屋後筍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

武帝植蜀柳數株於靈和殿。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

竟陵王子良善立勝事。夏月客游至。爲設

瓜飲及甘果。

皮蕃去北而復來。鄱陽食竹筍曰。三年不見。羊角哀矣。

范雲使魏。魏使李彪爲設甘蔗黃甘。雲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齊博陵君豹園中雜樹森列。或有折其桐

枝者。曰何爲傷我鳳條。

汝南周顥。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顥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

按秋暮或作夏末。爲荅文惠太子問。

何遜爲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揚州廨宇有

梅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陽。思梅不得。請再任揚州。從之。旣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文士。嘯傲終日。

梁使與魏使。各言方物。陳昭問曰。葡萄味何如橘柚。庾信曰。津液竒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按焦氏顛林引載此條。姓氏失實。今悉正之。

傅大士自往蒙頂結庵種茶。凡三年得絕

佳者。號聖楊花。吉祥。各五斤。持歸供

獻。

梁豫州一作椽屬。以雙陸賭金錢。金錢盡。

以金錢花相足。魚洪謂得花勝得錢。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

以為談柄。嘗令弟子採榆莢。詣瑗丘市。

易。皆化為金錢。

梁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於池上。

曰。惟恐損竹。

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

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

彙。並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十間花屋。仰而望之。則枝葉交映。迫而察之。則芬芳襲人。

後魏河間王琛。後園造迎風館。素柰。朱李。株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

陳永陽王宿醒未解。則爲蜜漬烏梅。每啖不下二十枚。清醒乃已。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隣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悉拾以還主。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取桃花和雪。與兒齷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

作華容。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

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

之。卽令舉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庋。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

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緡。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虛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

灌園史 古虞前 三
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喫之。化爲一
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
雨晦冥。不知所在。

隋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見路旁有槐樹。頗
頽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
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
其說。荅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回槐
同音

煬帝駕至洛陽。進合蒂迎輦花。帝令御車
女袁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

煬帝築西苑。每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
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
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
水而布之。

諸葛穎精於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甚見親

重。一日共坐。王曰。吾卧内牡丹盛開。君
試爲一算。穎持越策。度一二子曰。牡丹
開七十。九朶。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正
合其數。但有二蕊將開。故倚闌看。傳記
伺之。不數十行。二蕊大發。乃出謂穎曰。
君算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吾過
矣。乃九九八十一。朶也。王告以實。盡歡
而退。

薛稷河東人。幼時於牕櫺內閒窺。見一女
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嘆曰。良人負笈
游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
吟曰。夜涼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
流。明月將書舒一作三五候。一作何來別
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

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箱覓素紈。聊將綵筆寫芳蘭。與郎圖作湘江卷。藏取齋中當卧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於水僊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於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佳期踰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

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解寶袜。轉態皆婉孌。歡娛非一狀。共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旦當牕喚。繾綣猶未畢。使我魂夢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玄蟲鳴樹間。崔嵬登飲好。鷓鴣又將還。隱几夜不寐。

朱火颺青煙。蟲沒紉墳素。藉以開我顏。
輾轉復反側。傷彼關雎篇。沉吟下階步。
四五月方殘。嗟哉牛女星。遙遙隔河端。
鴛機不成疋。服箱良獨難。虛名如有益。
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蕪苦心
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
啓之也。一時傳誦。謂二花爲夫婦花。

按聘禮花槃。實始於此。今人易爲葱蘭。
當是水僊之誤。

唐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嘆李
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
鬢。泛酒無異色。

唐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明崇儼坐。

項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

武后天授二年臘日。將游上苑。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各花瑞草布苑而開。若有神助。

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採百花和米

搗碎蒸糕。以賜從臣。

唐玄宗上元夕。於長春殿張臨光宴。撒闔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明皇遊別殿。柳杏將吐。嘆曰。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奏一曲。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笑。

日。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明皇與貴妃宴千葉桃花下。帝曰。不特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又嘗親折一枝。插妃寶冠上。曰。此箇花尤助嬌態也。

明皇春宴宮中。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宿酒初醒。凭妃肩看牡丹。折一枝與妃。遞嗅其艷。曰。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按明皇時。有獻牡丹者。名楊家紅。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來。歲花開。瓣上有指印紅痕。帝名爲一捻紅。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

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唐玄宗以芙蓉花汁調香粉作御墨曰龍
香劑。

玄宗嘗種乳柑於蓬萊宮。至秋結實。有一
合歡者。上與妃子互相持玩。曰。此果似
知人意。

汝陽王璿嘗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
花一朵置於帽上。筮處二物皆極滑。久
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上
大喜。賜金器一厨。

按羯鼓錄云。筮字當作簷。

唐玄宗賜虢國夫人紅水僊十二盆。盆皆
金玉七寶所造。夫人每夜採花一斗。覆
裙襦其上。詰朝服以見帝。帝謂之肉身。

水僊。

按此條出明皇雜錄。緝柳編分後半條爲袁寶兒事。未知何據。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

寧王至春時。於後園中。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於花稍之上。每有鳥鵲翔集。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洛人宋單父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

樣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呼爲花師。
按花師。一作花神。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
張大宴。一株命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
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嘆聲。
懷素貧無紙。學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
以供揮洒。名曰綠天。作種紙庵。

天寶中。沙門曇霄遊諸岳。至葡萄谷。見枯
蔓。持歸植之。遂活。房實磊落。紫瑩如墜。
人號草龍珠帳。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木
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
山採之。三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
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

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各呵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

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曰：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未必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芬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

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青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盃。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

諸人卽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

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日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

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蕊。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

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
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任
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
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按集異記阿措作醋醋

李白游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以茶數十片
狀如手掌號僊人掌茶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
盛

孟浩然性愛梅嘗乘驢踏雪尋之

唐許慎選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帷
幄設坐具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
吾自有花茵何銷坐具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

客泉州南

安有大松百餘章。剝結廬其上。穴石爲
硯。註老子。彌年不出。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
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
葉。學書。歲久。殆遍。

張搏爲蘇州刺史。植木蘭於堂前。嘗花盛
時。宴客。命卽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

酌浮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洞庭波浪
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醉倒客
欲續之。皆莫詳其意。旣而龜蒙稍醒。續
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遂爲此題絕唱。

陸龜蒙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茶。
自判品第。

灌園史 古虞前 三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李約性嗜茶。客至不限甌數。竟日焚火。執器不倦。

長安士女。春時鬪花。以奇花多者爲勝。皆以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

按此條出開元天寶遺事。坊本以士女爲王士安者誤。

長安士女春遊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乃以紅裙。透相插挂。以爲宴幄。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粧成獅子。相饋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戲論大如飯碗。時饑盡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

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榦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

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個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霍定與友人遊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每宴客各以

錐刺藕孔。中者罰巨觥。不中者得美饌。唐僧劉彥範精戒律。所交皆知名士。所居有小圃。嘗云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

馬自然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乃取紙筆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趣起。又飛下。再三自然又

畫一獶子。走趨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
不已。俄而主人覺之。哀求不已。自然乃
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懷中。視菜悉無
所損。

馬自然嘗在常州刺史馬植坐上。以瓷器
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香
美。異於常瓜。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
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
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啓
關。以盃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屬意
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
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
如故。而戶扃矣。因題詩於其左扉云。去

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仍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餠禱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常伯熊善茶。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乃召伯熊。伯熊着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啜兩杯。旣到江外，復召陸羽，羽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夙游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按鴻漸茶術最著。好事者陶爲茶神，沾茗不利，輒灌注之。所著有茶經三卷。

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房壽六月，召客搗蓮花，製碧芳酒。

閩縣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

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
然有鷄犬人家。王翁謂曰。吾避秦人也。
留卿可乎。超曰。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
花一枝而出。恍然若夢中。再往。竟不知
所在。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
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
茗。共賓客飲之。

唐冀國夫人任氏女。少奉釋教。一日有僧
持衣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
蓮花應手而出。驚異求僧。不知所在。因
識其處爲浣花溪。

柳枝娘。洛中里妓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
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唐楊彥伯宰安福。有治聲。牛產六犢。蓮莖
四花。州以狀聞。賜緋魚。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
授。

鄭熏隱居。種松七根。自號七松處士。曰異
代。可對五柳先生。

李泌常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

李鄴侯公子。有二妾。綠絲碎桃。善種花。花
經兩人手。無不活。

司空圖隱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
筆。當如是。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
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
飲。羔便歡然。當時婦人爭效之。

季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葡萄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



